

增批
歸方評點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刑名之學為
商君事魏相本
源事魏張本
後破魏張本
史公文往
開門見山如
此等是也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
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
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
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
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
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
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
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
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惠公既去六
句極力反振
此上言魏不
能用為後破
魏張本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以上說秦而
合為下變法
張本

楊慎曰叙鞅
變法備載廷
臣論難與趙
靈王變胡服
事同一書法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
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
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
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

陳仁錫曰不
變法無以行
富強不破所
聞無以變法
此謂刑名之
學

史六十八
二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

傳曰軍容不
入國此軍容
也秦人安得
不怨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此處插叙降
魏安邑一事
為下破魏引
脉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
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

以下言變法

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而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張廉卿云入
魏惠王一殿
如龍之見于
天半而回其
首別繞興象
此所謂妙遠
不測
以上言破魏
自此以前叙
商君之盛以
下叙其衰相
秦十年三句
為轉捩關鍵

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
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
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
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
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

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鍾惺曰語語
從民情上論
正與商君意
相反

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
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
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孫鑪曰前五
段俱用非所
以此獨不用
古人不拘如
此

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
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
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
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纔工歸云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一句斷盡如知賊手所在單騎擒之

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亾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亾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
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
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陳沂曰此傳
全用戰國策
而略刪減

鍾惺曰可惜
一段苦願力
只用取尊榮
三字起念結
局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

鍾惺曰蘇秦主意在用秦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

楊慎曰說燕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竦動人聽耳

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